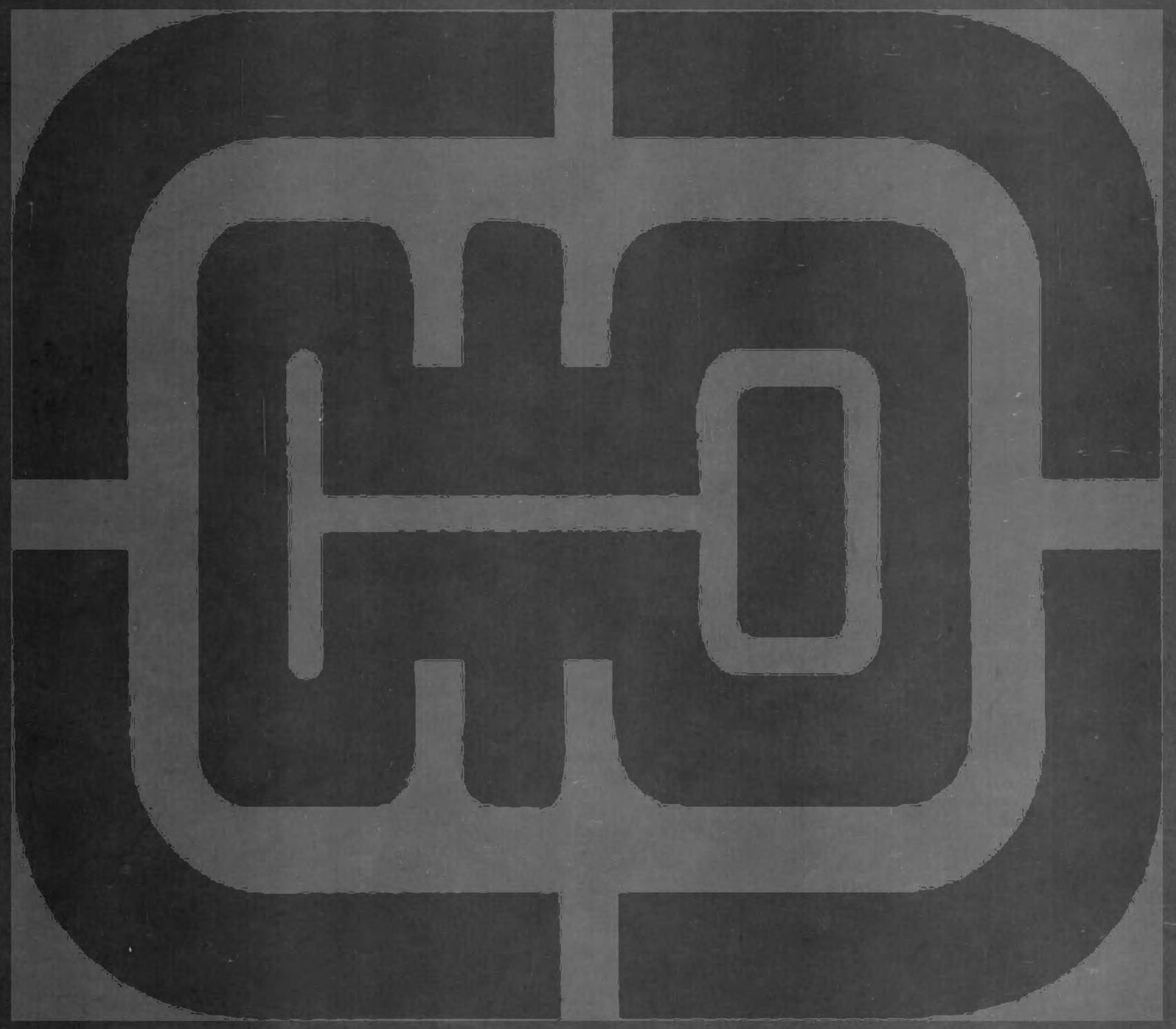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吳興姚鉉纂

古文已抄二十九首

說二十四 訂一附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惜說

師說 韓愈　儉不至說 來鵠　水樂說 元結

訂訓樂氏 附　捕蛇說 柳宗元　貓虎說 來鵠

說鶻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袞

竄利說 李甘　原晉亂說 楊夔　吳相客說 袁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評二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

倦屢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散敗逆墜底爲癰瘍疣贅瘵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傾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踈爲川瀆溝洫陂池燧卜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悖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天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爲者受罰亦大矣于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祓癘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太果祓也元氣大癘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祓癘痔草木邪

##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賢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

右尹子革夕齋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薨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瓚闡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宰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 禡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禡進有司以問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禡乃通若昊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昧乎眥貪乎羅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剡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知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 儉不至說

來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廄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廄馬千駟

##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磳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磳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磴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曠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憒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汙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牴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瀠瀠溶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 捕蛇說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先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鄉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

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 貓虎說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遽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擭胡化切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柳宗元

## 說鶻

有鶻曰鶻者巢于長安鷹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跋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斂列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擇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附者吾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鶻其立趯然其動奮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

饑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袞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善收甲氏以爲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爲之所爲也吾豈爲人之所爲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繇害於利也且謂螻蟬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螻蟬則迂足而沾之過而傷螻蟬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蟬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蟬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叅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救萬人則師喜不能救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旷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倪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竄吾身哉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昧承永嘉之後喪亂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

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壼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刱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爲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爲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況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諭而泣

##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汪一云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邰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邰弃爲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嗣釋其道如何耶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傷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侯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其

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聲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

馬秖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爲厲鬼子產曰鯀之神化爲黃熊鯀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鯀爲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爲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鯀若爲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爲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爲夏后鯀有歸祀又不爲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祟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鯀厲而爲昏越之祀哉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歛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

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斡鹽鐵柎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庚 揔一十五首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折微十二

帝王所尚問 李翺　漢武山呼 羅隱　子高之讓

蒙叟遺意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貶所穲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

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
楊雄班虎虎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甚言類淫巫
瞽史誣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
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
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
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廢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
類拔正道表顯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
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鬬怒震動專肆
爲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揔揔而生林林而羣雷風雨雷
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穴挽茇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厥厥
共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鬬力
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帥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
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
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
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
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
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爲世以非德不樹故
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
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
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闇昏好怪之徒乃
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
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
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臣妾乃下取虺蛇上引
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鼓縱踊俾
東之泰山石閒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

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
德魏晉而下乾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乂駮乎無以
譏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鑾以毒
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
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爲清氣疎爲冷風人乃潨然休然相睇以
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椓斬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
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柝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祖呼搞迎義旅
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過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
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譎歌灝灝和寧帝
庸威慄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欲發
謹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釁而
友大生而孥愷愒祗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
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



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
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
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扉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
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廟郊文之雅
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
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
熯于熛沸炎以澣殄厥凶德乃厎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
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
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
之神其祐爾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冥鑒于仁神之曷依
宜仁之歸濮沿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

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從祝之心誠篤之戶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高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徼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徼浮羨遥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阪泉冷鴈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後諸侯至秦萃銃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囚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崩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閒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須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敢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終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驅士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陛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陘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夫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

侵族臠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郗尚書趙復振下博敗社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襄公鄂公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敎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趍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万人三時耕稼襏襫秈耒一時治武騎劒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溪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

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囂曰迂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王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悍敎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唫泥鼓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搖寐衰薄敎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禺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揔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敎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貢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論

李翺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後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嗌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固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悸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敗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淳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 詰鳳

陳黯

嘗得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迫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絕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无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與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

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雖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耒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曰月其德人之不佯然楊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登華言

沈頴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蹻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蹻者也秦不知蹻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蹻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蹻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蹻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

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省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陑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

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天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爲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口飫味目厭色斯所爲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不爲是邪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溉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爲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萬千年載其烈光爲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己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閒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爲榮退不爲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己榮退以爲己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爲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爲己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若然者

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女錦穀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厚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八



古文辛撥一十七首

毀譽五

明分皇甫湜　讒國沈頠　毀段成式

諷詐王藹　內夷檄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孫樵　書褒城驛　鞭賈栁宗元

變化八

荊巫羅隱　移雨神司空圖　風雨對羅隱

象化牛僧孺

浪翁觀化元結　時化　世化

蠹化陸龜蒙　蟹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爲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爲嫉惡舉人之善爲樂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爲昌言順則爲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爲毀訾其譽人爲比周言已之光美爲矜奪變則爲賊順則爲僞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橫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讒國

沈顏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爲意也且曰彼誠佞邪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予受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哫訾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矣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訾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非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嘽咺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搖巧乎言非有乎

諷詐

王謁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爲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爲禍禮法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爲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爲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

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恥心於事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爲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閒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自東封還賞賜有差其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譯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想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學見叢辟員土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驚蹠邊吐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齒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是事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

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根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詭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饑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眞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

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蹶而不遂視其握則蹇攴
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揖之滅
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翻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
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遫然
枯蒼然白則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
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蹏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蹏不已墜
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
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
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
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
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 荊巫

荊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
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豬鮮肥清
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
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
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
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
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
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
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
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
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現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
龍於化人者衣衾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
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
若躍乎淵而物矚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爲雨也雖七歲炎

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刳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恤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形化爲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惛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迫厮皁化爲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徂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慼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邸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汚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

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汚非梁內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儗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蒼分朱間黃腹塡而橢墮綏纖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桔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絜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蝥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鬳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鍛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

既入于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務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楊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

吳興姚　鉉　纂

碑一揔六首

嶽瀆祠廟上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黃陵廟碑

燕支山神寧齊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示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鄭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屼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絶景象相傳肹蠁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不變人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朝陲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頓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覩栗無所責其誠籍以采席六重蒙稭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臣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泰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者邪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祟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示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眚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鱉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陰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閟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

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産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方士眞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瑶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覬朕學犧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遥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爀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跼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撑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氳氳馨馨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粤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荅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粤若我唐正百王頹教龔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顒顒衆心徯於此而今獫狁不熾巳方餘辰邊隅於是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巳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黝輅纁旂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歛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眞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鬼肅慕慄然何爲

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以章德事可進於
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炎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
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
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
禋國力斯舂兮風雨時若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
協和至道默兮勤歌須歌大恒如礪明德惟我

韓愈

## 南海神廟碑文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
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二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
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
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玉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
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
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部邑於南方事無巨細統地大以遠
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視時海常多大風將
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
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
品狼籍邊豆薦祼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
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
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祿至州之
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册誓羣有司曰
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恭
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
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
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

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慕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于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後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死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揚癘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嶽州願易廟之圮庸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振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栝栢之材備簳革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郤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廕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崐崘相負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纘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十載賁玄

化之紀息金華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羣嶽告成于旻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禪爲寧濟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閱于山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屑窣宮庭晃其角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熊蹯桂漿粲其傾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愆敵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門氣變蛇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碑二記碑陰文附總九首

聖帝一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六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袞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附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附牧

謁夫子廟文　附李觀

大儒二

文中子碑　皮日休

##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叔寀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示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稱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與於揆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文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顓同堯舜之際此何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瀉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藻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嗇林莽得爽壇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閟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闕閾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

器不寇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
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
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鳥耘猶在託此巖阿
神心若何悲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遥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
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颺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
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然而
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
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
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矧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
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
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
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
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
處州刺史鄭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
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
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
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
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
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
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
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誡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
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
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
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
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
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
而明大化也理亂相沿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
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
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
聖之遺風將絶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
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
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
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
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徵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
禹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臣唐敬本六經德懷



三古極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瀉追諡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
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
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謁闐
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
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衎落
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譏訶寂寥于茲矣噫我公以身杜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
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
勳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
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卑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
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
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

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瀆洞無跡考于六
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
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義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繼焉仰
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
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
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權大抵宣
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黃尤怙賊厥
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興聖重出君龍推下濟以君
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鱷食不粒
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殷禮缺周德微宋公
用鄫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槃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
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鑒有異
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
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
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
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紊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
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垂訓故曰經
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
之惡不必至是擯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
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
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
事廢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
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
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
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

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啓天仲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芝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碑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上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騭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荐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敎興四敎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帀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

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汪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爲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夤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閭岑立宮牆鳥趾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閒籩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畋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琊王畿黍稷公器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鬣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飧味尤績前尉許贄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强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禮之言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

强僻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荀脯麪牲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愛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主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愼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爲絜執絜爲奠俗以上相揖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烝烝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諠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侯外

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弦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夐有烈光訖無閒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騭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向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夐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曰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爲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

符眞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貞休之基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吳興姚鉉纂

碑三 揔五首

嶽瀆祠廟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三城韓公廟碑 李華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野廟文 陸龜蒙

嵩山啓母廟碑 并序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懵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

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粤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居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間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形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濵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螭螏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應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扆而朝諸侯鄉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宴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運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巡園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

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
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
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
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揔秋令於金天
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
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顓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
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
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
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跼鳥
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
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
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
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楫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
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水周穆王來遊太室

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
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瞻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
邑之中土銘壇壝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
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氛氳於巖嶺
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蕭然夫其命有司
秉務隊因高皆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
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詘奪目飛累榭於山間綺
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窓周施琱琱之椽徧覆
琉璃之瓦赤玉爲階麏黃金作鬥關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薀藻
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火炙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備
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
宮幨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褥兮翡翠
幬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鑾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
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

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蓂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
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
龍兮吹篪右白虎兮緬瑟金眞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
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軿車合
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塡河津
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緜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穨雲作髻
九天眞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旣
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
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壝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
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
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
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
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

歌近接鍾鼓遥通其一昔在嬀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
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其二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
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三宛
委旣登轘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其化
則遷其靈是託其四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
廟立漢水祠開壝壇歲古棟宇年摧其五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
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六重光
累洽下武嗣文負扆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盻蠁六氣氤氳魚鼈咸
若雞犬相聞其七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
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峴山何邈其八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
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九虞衡掌
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
軒宮爲輔其十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玓瓅羅縠輕明儀形若動
侍衛疑生依俙有物惝怳無聲其十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

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淇十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斁夫人立館幼婦鐫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淇十

##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刳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荊衡纔同覆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滇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紐白王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

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南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馳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陶響亦猶蔣侯主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王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莫修百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設夷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侔貴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

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牓嘉聲茂君親之
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貍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閎夭若
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櫚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
宗之位分大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典大禮有如
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
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
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
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
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
寃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
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其禮泮宮所
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
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肅嘉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
戰乘斗杓而誓旅中星門而杖鉞武氏俞天子之劒舉之按之呂

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
劒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
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宮室其疆
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
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
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
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驂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可
以荅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
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
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
鑾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欱野而歕山
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轘轅怡然長望邈
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
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

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
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轇轕南北崢嶸繡栭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
桂棟兮蘭橑氣氛氳兮襲人皎日登於約疏奔星下於閨闥珠簾
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
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瑶壇旁臨虙妃
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帀地餘
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
岧嶤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
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
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
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實
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
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
也若海靜山空曈曈曨曨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
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玓瓅襲羅縠而飄
颻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徙倚兮徘徊羣仙
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
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
蹔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
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
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
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
夏后氏之乘四方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舂山之
石況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
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
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
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

成郊祀禮備宗禋一其軒稱配永崐嘘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
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二其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
鍊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十年三其天
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寓率由
舊章粤若乩古四其琁宮夜敞銀牓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
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五其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
旂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六其兩京
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鸞躑
躅寓目周流七其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
遠眞經可覿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八其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
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九其旁求祀
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桄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
如遊白岸十其文貍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訇訇太虛遂停龍駕
永託神居天迴地上霧歇雲除其十衆靈睒易羣仙容與衡嶽夫
人漢濱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繽紛儔侶同氣同聲
爰笑爰語二其十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日吉兮
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
穰穰三其十

## 韓公廟碑銘 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
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
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
揔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緜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
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
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騋牝退存廬
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
咸以爲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
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

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橐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氷轉鬬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詘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剖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刋木標檜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告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筮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寢寤永歎奉銘神宮其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頡頏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禦拊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

## 柳州羅池廟碑銘并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爲於其鄉閭

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期令之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園絜修豬牛羊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貧民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而民既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舩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徠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旺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鴢老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

居處則敝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旺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豉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慓慓然疾病死喪旺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禦與災捍患者爲比是庶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搖刑敺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乎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眞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禄位如何可議禄位頑頑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吳興姚鉉纂

碑四　碣并刻文碑陰文附揔一十四首

高世五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梁肅　刻嚴陵釣臺附羅隱

許由先生廟碣附楊植　梁高士碣附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附張九齡

義士一

首陽山碑皮日休

忠烈四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附張謂　殷少師比干碑李翰

紀信碑盧藏用　周苛碑李觀

忠臣二

春申君碑皮日休　梅先生碑羅隱

純臣一

徵子廟碑 賈至

烈女一

高愍女碑 李翺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衰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咸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爲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倚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蟠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睨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劒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

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巖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豪天之德合地之式君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潁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遺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爲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卬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遯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

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往而歌鑿坯以逃荷蓧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閭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刋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皐橋萬古是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仁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浪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



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相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屈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爲貴上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絜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君顏閭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

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徼福里迂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揜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鳥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

攜手而游耳鳴戲先生納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
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
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毀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
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臣石勒干碑陰亦猶公彀作傳之異同韓
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烏夷師次
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特節
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
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
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
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末
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棄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
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



昵示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
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
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
之謀惣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
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
懲惡勸善而已矣父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
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
睿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敢躋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存其國亦仁也若
進死者退生者狂狥之士將奔走焉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
竄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
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弘在
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
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

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軾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爲臣不易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頹而不紐强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十兵鼓行稱百萬隳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捂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吒之沮百萬之氣頓强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干讐請矣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冑以立誠鋤麑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

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絶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齊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穡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爲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輝爍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韙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俶黨奮威武兮虎鬬龍戰扶危制變挫彊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 周苛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之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

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騭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功數尅非君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已聲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麋軀異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弘演內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荊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荊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人謀下矣猶死以吳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深道用之朞月荊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戲儒術聖道其奧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劒履間徒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

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斁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宗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懵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覩其進思盡忠則仵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鼇祲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欒茨塈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遏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靄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

載餘響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堦蔓草古木垂雲惆悵壞賢徘徊
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翺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于江獄吏嘑因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廢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川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碑五表附摠六首

古跡三

禹穴碑鄭魴　麟臺碑韋表微　圯橋石表附梁肅

土風一

長沙土風碑張謂

遺愛二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李華

唐杜岐公遺愛碑權德輿

禹穴碑銘并序　鄭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錄宓羲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

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溜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瞽瞶蚩蚩使絕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矣蒼山之瀦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煙空歘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禹貢無悅秦始皇游會稽李斯刻石亦不言）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而載（始司馬遷自敘探禹穴而后千百年無說至鄭乃製斯碑）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言其蓋萬物以生非談天氏所謂蓋天者也）地德統萬止言其載（言其載萬物以生也）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傳云堯能則天之大）平川萬山皆禹之會（讀為會稽之會）一符一穴（禹穴藏五符統而言之故曰一）不足爲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歲有時而堙有時而兌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嶔呀叢是蘙薈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賴

## 麟臺碑銘 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

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爲典憲擥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爲舟航權褒貶爲篙檝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夭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麏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滯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麏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 圯橋石表銘 并序

梁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圯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

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敘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皇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紲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中爲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予旅游次墮履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于邳圻庶恃力違天徼功妄作之輩干以儆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爲人告謨留侯夷項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氤氳惟帝軒后肇興兵謀玄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洎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丕顯有唐紹漢絕風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國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于家邦作爲紀銘永鑒無窮

## 長沙土風碑銘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草惟繇蕑杜若荃蘅留荑藒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野碔砆照耀於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畨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勳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强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

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無凛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鵩鳥似鴞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隣聯滄浪邊遥岣嶁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鳥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榱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并序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勳員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劒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弼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霜藁鼓燎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

冒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勳奸令公獨露奏慝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耋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爲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爲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駉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隩闐闐長轂霞旆霜鏃蠢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鎗秉珪奉璋公復于揚四牡其驤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

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
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揔己之任護崇陵因山
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
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
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
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
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輙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
人不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
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
也清明廉直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
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己知
始自椽吏累爲命介盈庭闢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
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爲神明由殿中侍御史
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

史經略使入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爲
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闋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
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
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禹貢
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奧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荊衡以沿泛通
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頤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
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
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茭芻塡
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穫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
先是營部未葺囷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
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棘門言言
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
崇構翬飛雲矗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
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

成又猪雷陂以溉穡地釃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
俄授左揆竟叅大政加徐泗豪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
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
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
身急病視闔境如棖闑之内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
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
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叅閩蜑人本輕
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有雲雨
亦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
賙困窮其揔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
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
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熛埃接連
忿捷相因鬱攸斯作公乃脩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
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絶公乃

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舩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絶徼裔人自擅誘
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
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明清萬
事之本其理分陜也惠綏浹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方
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
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
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
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寖明而昌以
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禄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
公王父諱慤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
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
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
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鄯州揔節制留府數與虜
磅奮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

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聿脩而弘大之懋厚貽慶爲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覲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庶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冊轂載馳勳籍裨校乞留遽道初諭以温顔終肅以軍法既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鮐耋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德寖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攄盛烈及兹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滁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洽陝服聿來兹土闢我焉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行沃膴膴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夭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繄公之力永言介福杞我岐國稽合聲詩于胥篆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煇永無極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碑六　記碑陰附總六首

貞義一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李白

姦雄一

項籍碑李觀

英傑四

諸葛武侯廟碑尚馳　諸葛武侯祠堂碑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附　刻武侯碑陰孺樵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并序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

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毋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怛嚇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荊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 項籍碑銘并序

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入

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胷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丘陵足罔不蹷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眞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持成皐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嬴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卼臲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云命行旅之間天賛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壠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林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胷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已蓄曹操不敢以兵强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殁遺詔邦家之事大録于公敕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曠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倩也不然豈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尚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揔戎伐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秋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覩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祀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溥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資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減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若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不所有也舉其大略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

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胷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鼈卼魏都敵國末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頹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亟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荊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爲蓬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弈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分兵屯田謀
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平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
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
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
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之有水仲達
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
札以排羣議而文字出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
南輿區寇亂餘孽罷旺未息諒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
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
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旆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
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

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
德城池禮義干櫓瞻照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
蠻落鋪敷渭濆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
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呵衡佐商兼齊管晏揔
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厓奇謀奮發
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駉
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
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
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温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
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

篲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
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
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東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
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
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
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强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
荐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粮不繼
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賾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
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
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
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
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
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
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
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
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
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
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
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
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閒地不
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邪
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
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
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
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
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

俱矣天藏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美維何力焉曩蠻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漢之民諷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奠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碑七墓銘附揔四首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張說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附牡牧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毋乎震謂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爲貴妃者以配合爲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爲初原夫八駿觀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寶符而開國曳珠褒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慶堯門昭毀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秩於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吳興姚鉉纂

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
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
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秋宅閑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挨化憂國
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繭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繆
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爲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
懸象告沴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荅還輦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
獨係於玄眞神往上清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
慈顏同氣奚敢爲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
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寢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出
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成遺語也二
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卽山之陽孺慕承華悽涼薄室列薤歌於
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開兮几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
帔雲衣遂以神仙之服上方陶甄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
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逼靈之臺耒央宮中虛立致
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
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內
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爲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繭詩脩濟濯婦
政可尊嬪風胥效皎皎漢女爲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
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弓韣朗潤前星退述潛運風承嘉奬謙苦中
京崎嶇上黨金鏡開目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魂奄悲於化往
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印白壤宮兮青松死去君恩兮日遠
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槨留畫像於甘泉春
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襃美於千年

鄎國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
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爲靈平王
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鄎國長公主者睿宗之

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構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爲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絶免懐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玉笄耀首油駢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翫圖史動修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已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饔餗之均和主饋醴酏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徽靡纂組九華之縟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叅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瑶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徹扆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内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佛二鋪貝葉眞偈現心相於銀鈎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已進封鄎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剃落永從奈苑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庥廕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既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枝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縣之脩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禄卿孟温禮監護喪葬京兆尹能延休副焉窀穸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閲川之永謝恨棣華之半缺悲瑶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湘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漲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武皇
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臚如神蛾眉無雙邸第
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佩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
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蘋蘩正內蛟門早闐龍湖忽上無地何載
無天何仰金殿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
人永違銀爐煙斷羅幕霜飛懇願毀形託身壞衣不諒人只改嬪
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嬀繩楚懷嬴霸晉反經合權與道同
韻燠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謐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衆鶵未成
心戀盛明形隨落英祖載鼎城歸穸咸京挽歌敭聲鹵薄凶行哀
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
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
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
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
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
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
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
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
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
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藻櫨丹白
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
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
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
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
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建事舅姑杜氏大族
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
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

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
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
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陊闢毬場種樹不數年搢紳間雜然稱尚書
有賢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
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
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
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
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
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
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
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
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
迫於蔡蔡屋室卑庳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强雄

且撑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
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
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
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崱崱爲名公偉人主
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
使愈自貶抑覲謁溫凊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
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眞張孝忠子聯爲國壻
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
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
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
主德以誡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
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
愈强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
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

曰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
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
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
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
弟以實銘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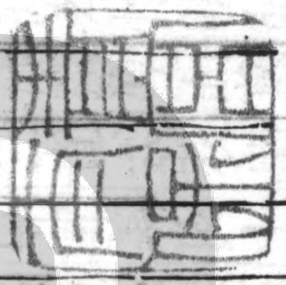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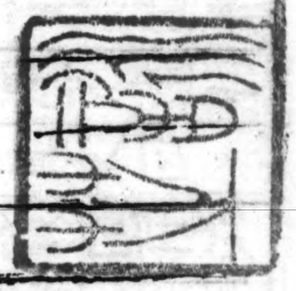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娩帝子下嫁時賢影
逐響荅隨順纕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嫡緩
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
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
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
言是指池荒館陊屏外不覆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
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千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毋師曰東光縣主

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
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爲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
神祇王疾用閒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
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淳濯
其德可知也禮傳爲簪珥詩書爲佩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
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
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聞喜有王佐之
材委會蕃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煇動邦教養
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
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翦焉丘墟紀王流
竄巴濮薨於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
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
朝廷達於寓內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
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

聞喜公時爲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絶絶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寃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歔欷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贈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興運也則感深而殞絶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爲不匱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遇曰謹曰邁曰邕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盛曰逾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史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蕭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冢墓壽絶哀歡事高緗素天作

印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衮衣國風悽愴形管無輝